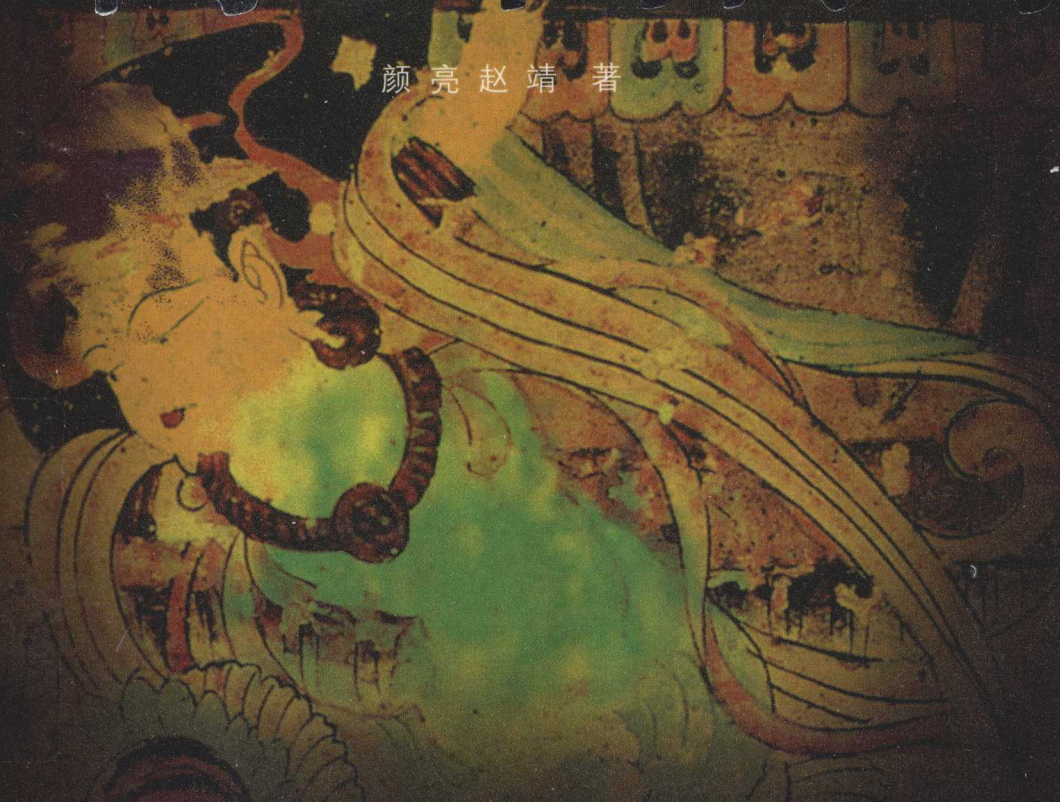


原创
白金版

佛自西来

于闐王国传奇

颜亮 赵靖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序 篇 大漠边缘的万方乐奏 / 2

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居民只能散居在小片绿洲上生存。这里也是世界的脊梁，从东、西方杀来的各路英豪无一不想体验站在世界屋顶俯视万邦的快感，于是，这片看似不适合生存的地方反而成了群雄逐鹿的舞台，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粟特人、大月氏人、匈奴人……各路英豪都曾在这里粉墨登场，大显身手。

第一章 众族登陆：昆仑山下圣洁绿洲中的不朽传奇 / 10

三危山下，风流倜傥的周穆王见到了离散百余年的赤乌族属，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美艳王母，见到了雾霭中的仙境瑶台……大漠中的美景见证了一段风流传奇，也见证了四方儿女的血脉融合。

一、周穆王的西域远亲 / 11

二、多种族较量的绿色舞台 / 18

第二章 佛陀背后的建国神话 / 22

于闐是佛教圣地，建国神话中少不了佛祖的神迹。第一代于闐王，就这样披着佛祖的“法衣”，终结了绿洲上的部族更迭，熔铸出一个高鼻深目，身材魁梧的异质民族。

一、唐僧笔下的天竺遗民 / 23

二、大地哺育的阿育王子 / 27

三、《日藏经》中的神龙传说 / 29

第三章 东望长安的赤乌子孙 / 32

西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竞技场。匈奴和强汉率先在这里两阵对圆。习惯了定居生活的于闐人毫不犹豫地目光朝向东方，朝向远方博大的

农业文明。

- 一、师法强汉：大漠中崛起的西域雄邦 / 33
- 二、二度归汉：儒将班超身侧的得力助手 / 43
- 三、神鹿指向：传遍于阗的佛音 / 51

第四章 坚忍守望四百年 / 56

晋室南迁，“五胡”南下，争雄中原。远离的是母亲的视野，留下的是不变的情怀。于阗人坚守着汉室留下的文化火种，寻觅着二次握手的机会。南来的比丘用完整的佛法征服了游牧英雄，也给予阗送去了联络中原的剪不断的“红头绳”。

- 一、四族逐鹿：游牧强权下的虚与委蛇 / 57
- 二、东方来的“蚕种”公主：西域绢都的别样崛起 / 68
- 三、佛音东渐：中印文化交流的二传手 / 70

第五章 若即若离的天可汗 / 74

崛起东方的大唐，走下高原的吐蕃，不懈东进的大食，三大势力在中亚，在西域不期而遇。华夏文明、雪域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开始持久的竞争。刚刚看到娘家人身影的于阗何去何从？

- 一、列入四镇：为于阗做主的娘家人 / 75
- 二、长安报主：抛弃王位的于阗英雄 / 80
- 三、高原风暴：执著北进的吐蕃铁骑 / 85
- 四、回鹘基因：潜入于阗的新势力 / 88
- 五、艺坛圣手：大唐文化圈中的于阗名人 / 91

第六章 绿洲上的文化质变 / 94

公元9世纪，大唐和吐蕃在长久角力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东进的伊斯兰文明失去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开始自由在西域播撒真主的纶音。千年佛国架不住持久的冲击，开始被动地接受文化转型。于阗的伊斯兰化，切断的不仅是佛祖的香火，也切断了东向的一条纽带。从此，逐利的商人成为他们与中原联系的

唯一中间人。

- 一、改姓李氏：昆仑山下的大唐继承人 / 95
- 二、三分天下：遍地开花的回鹘人 / 98
- 三、“圣战”：压倒于阗的西方来“客” / 104

第七章 血与火的痛苦变更 / 118

色目人，蒙古帝王加在于阗人头上的新名号，既是其商业才华的标志，也是文化转型后的新的皈依。不变的，只是李代桃僵后的于阗王依附的那具旧皮囊。

- 一、变了味道的于阗贡使 / 119
- 二、西辽旗下内心挣扎 / 122
- 三、察合台汗国旗帜下的商人治国 / 128
- 四、活跃在大元治下的于阗望族 / 131

第八章 黄金家族帜幡下的蹉跎岁月 / 136

不知道是国力虚弱，还是赤贫出身造就的目光短浅，号称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没有西顾的兴趣，偌大的西域仍处在成吉思汗后裔治下，于阗，被彻底地抛弃了。

政治对抗的背后隐藏着文明的竞争。擅长弯弓射雕的蒙古人不习惯马下的较量，伊斯兰文明没了对手，顺利地完成了向南疆的进军。于阗不仅彻底地伊斯兰化，连首领也不再产自本土。

- 一、察合台家族斗争中的悲情于阗 / 137
- 二、伊斯兰传奇英雄萨义德 / 144
- 三、于阗新来了大和卓 / 156

第九章 找回自我的东归英雄 / 162

西方殖民者的出现，漠西蒙古的分裂，让美丽的新疆陷入更深层面的混乱。大清铁骑的执著西进，搅碎了分裂者的美梦，捍卫了天朝的尊严，也让迷途中的于阗找回了自我，找到了皈依。

- 一、血雨腥风中的叛乱割据 / 163
- 二、域外支持的张格尔叛乱 / 170
- 三、天山婆娑左公柳 / 174

尾 声 千古迷雾中的大漠古国 / 192

一个文献记载寥寥的千年王国，一个经历过文化质变的西域城邦，苍黄大漠下掩藏了多少它的身影？茫茫戈壁中有多少传奇等待挖掘？

- 一、无处找寻的神秘国都 / 193
- 二、疑问重重的坟山 / 196
- 三、牛角佛山上的传奇 / 200
- 四、惊醒千年沉梦的斯坦因 / 204

主要参考文献 / 214

“东向长安”系列丛书

佛自西方来 于阗王国传奇

颜亮 赵靖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序 篇

大漠边缘的万方乐奏

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居民只能散居在小片绿洲上生存。这里也是世界的脊梁，从东、西方杀来的各路英豪无一不想体验站在世界屋顶俯视万邦的快感，于是，这片看似不适合生存的地方反而成了群雄逐鹿的舞台，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粟特人、大月氏人、匈奴人……各路英豪都曾在这里粉墨登场，大显身手。

但这里无法构建统一的市场，这里的任何一块绿洲也供养不起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些绿洲上诞生的小国虽然不时发生内讧，虽然时刻准备更换主人，但王族的血统却始终一脉相承。

神秘的于阗就诞生在这里，诞生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

西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的一个盗贼因为盗墓引出了一本千古奇书《穆天子传》，让那个沉淀在西域迷雾中的神秘古国于阗，一下子鲜活在了我们的视野，仿佛瞬间拉开帷幕，西域那古老、遥远又迷人的万方乐奏，悄然奏响，应了那“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名句。

其实，在西域历史上承载着峥嵘迷雾的神秘王国又何止于阗。

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偌大的地方，汉宣帝做了统计，共有三十六家，围着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峡谷，十分苗条地形成了一座座城池，史称“城郭诸国”。人多的不过八万人，人少的也就一两千。可是万不可小瞧这些坐落在大漠边缘的弹丸小国，那些厚重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了它们车轮的碾过，才有了无数跌宕的塞曲边风。

生长在昆仑山下那一片东西狭长绿洲之上的于阗古国，传说是神的安逸住所，天神在那里安家落户，颐养天年。当年神采奕奕、风流倜傥的周穆王驾着他的八骏马车，漫游西域，在昆仑悬池之畔与西王母对酒当歌，情意绵绵，离别之时“载玉万只而归”，于是有了昆仑传奇，有了“西域良山，玉山所在”的美称。而昆仑山上四季恒积冰雪，冰川晶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连接了雪山峡谷，让于阗所在的绿洲，气候温和，水草肥美，雪水河流经过的两岸，一眼望不到边的丰润绿色。

“半年桑果半年粮”塑造着四季甘鲜的瓜果传说，遍地盛开的牛羊牧马，银色的棉海桑蚕，夜光杯中的古韵美酒和霓裳歌舞，演绎出一幕幕古国神奇，而那“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更使美玉之邦驰名天下。

公元前2世纪，作为游牧民族，军事强大的塞人加入到了中国西部惊心动魄的大征战、规模空前的大迁移、民族大融合之中。一支南下的塞人部族沿着昆仑山北部折而向东，经过莎车，到达于阗。历史证明，后来的于阗人之所以善征战，好扩张，就是因为血液中流淌着塞人勇武强悍的影子。

羌人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古代东方的名门望族，早在尧舜时期就活跃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一度曾深入到达昆仑山一带。羌人曾经追随大禹治水，也曾与商王多次交战。那个本来安分为奴的无戈

爰剑，在秦人大火中，得神虎护佑，逃离险境，与一个被施刖刑的女人结为夫妻，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自己的部族，被族人奉为神明。他深目高鼻，不似胡人，像极了于阗先人的模样。他的后人们足迹遍布罗布泊、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的山山谷谷之间。

月氏人是比塞人、羌人更神秘的种族，春秋战国时的月氏人，游牧于如今的敦煌、酒泉、张掖一带，依靠强弓劲马，在广阔的草原驰骋。据说当时月氏拥有二十万铁骑，一度与东胡夹击匈奴，称雄西北，堪称“西北雄王”。后因剿灭乌孙国而与匈奴结下了梁子，最终被匈奴单于冒顿的军马赶出了家园。一支月氏的残兵败将辗转来到于阗，融入了众族，组建了于阗古国。

于阗之名，最早出自那位身陷囹圄的史学家司马迁笔下，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文通史《史记》有所记载。但是关于于阗建国的记述却晚至唐代，由于文字中夹杂着扑朔迷离的神话，加重了于阗的传奇迷雾，更加疑云重重，无所定论。反倒是大唐和尚、印度佛学发烧友玄奘在他那本畅销书《大唐西域记》里明确断言是印度无忧王太子地乳，在那个身背大葫芦的神人协助下，建立了于阗国。这个说法与藏文典籍《牛角山援记》、《于阗国授记》、《于阗国教法史》中情节惊人得相似。

汉代，昆仑山下乱得一塌糊涂。崛起于我国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匈奴，像一只饥饿凶狠的狼，窥视着西域的风吹草动。无论西汉政府还是东汉朝廷，都曾与匈奴展开艰苦卓绝的拉锯战。西汉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东汉朝廷遣使班超辖制列国，为的就是抵抗匈奴这个不可一世的强邻。

公元1世纪，于阗上空开始腾起佛国的云彩，据《宋云行纪》中记载，一位比丘让本不信佛的于阗国王，刹那间在天空见到佛。于阗王惊

得五体投地，随即立下宏愿广建寺院。从此，于阗成了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东传中土的中转站，无数取经僧人，从于阗获取佛经善本，这使于阗获得“小西天”的美誉。

甘拜中原朝廷为师的于阗，仿照汉朝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秩序，拥有了自己的流通货币，“拿来”了汉人的先进技术。这个有着骁勇善战的塞人血统的民族逐渐称雄于西域南道，从一个拥兵不过三千的国家一跃成为将士数万的强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云变幻的大漠边陲，总是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随后兴起的一个个传奇部族，不断在西域这块土地上开始新一轮的兼并战，于阗的城头也快速地变换着王者的旗帜。但基于雄厚的国力，佛国于阗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到了更为鼎盛的阶段。寺院林立，翻译的经典堆积成山，那位比唐僧还要早去西天取经的和尚朱士行就在这个时候，以中原第一取经人的身份，进入于阗，略施手段得了大乘佛典，成了列入《高僧传》的一代名僧。

与此同时，于阗将另一样外来的东西做大做强，一跃成为桑蚕生产基地、丝绸品牌大国。传说古时于阗并不产蚕，于阗国王迎娶东国公主时，请求公主私自夹带蚕种，好让于阗的百姓穿上丝绸衣物，公主应允，于是将蚕种藏在帽子里，偷偷运到了于阗。从此，于阗用这小小的桑蚕，织出了一个闻名于世的丝路绢都，藉此骄傲了数千年。

隋唐时代，吐蕃、回鹘、大唐三方势力逐鹿西域。吐蕃利用斥候组织在于阗等西域诸国之间安插眼线，搜集情报，忙得不亦乐乎。665年，做足了功夫的吐蕃侵入于阗，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于阗的土地上建立起双轨军事监察制度。虽然保留了于阗王族尉迟氏的王权地位，但吐蕃的侵入加剧了于阗百姓的痛苦。历史上，尉迟王族积极与大唐同好，并

把大唐认作自己的干舅舅，舅舅哪有不管外甥的道理，于是大唐发威，调兵遣将协助于阗，腰杆硬了的尉迟氏顺利地吐蕃手中夺回于阗的统治权。

战争结束后，一支西迁的回鹘人辗转来到于阗，用异样的方法在于阗人的血液中注入了新的基因，也埋下了改写于阗历史的伏笔。

五代十国割据，于阗王李圣天却仍时刻以大唐为榜样，效法唐朝，发展于阗。一时间于阗的国力空前强大，强大的同时也让李圣天骄傲得一塌糊涂。当年悄悄潜入的那一股回鹘势力，此时正在于阗的肌体上发生化学反应，虽然起了汉名，但是显然这个被比作狮子王的李圣天，长相上已经与于阗人相去甚远，反倒越发向着回鹘种族靠拢。那曾经无意间埋下的伏笔，如今已经将这个原本是于阗种族的政权潜移默化成为回鹘人的汗国了。

从五代十国到宋朝，新疆的土地上处处都有回鹘人的身影，当年回鹘汗国分崩离析四处逃散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三分天下的收成。其中，有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王国，有位于昆仑山下拥有回鹘血统的于阗李氏王朝，还有以疏勒为中心颇具传奇色彩的喀喇汗王朝。

请注意，喀喇汗王国出了个传奇人物苏图克。他杀了自己的叔父，夺了王位，率领二十万国民信仰了伊斯兰教，并举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在短时间内将圣战和伊斯兰信仰拓展到了许多西域国家。苏图克最后剩下的主要敌手，一是佛国于阗，另一个就是笃信佛教的高昌回鹘。与李圣天及其后人作战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主要功业，经过了几代人你死我活的争斗，公元1005年，喀喇汗王朝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于阗都城被占，佛教香火断绝，兴盛了一千多年的佛教旗帜最终陨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弯拥抱苍穹的新月——伊斯兰教的帜幡。

虽然信仰发生巨大变化，但像一个皮球不断地被踢来踢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这一次，主人变成了蒙古人，而且一变就是七百年。

1884年11月16日，新疆建省，和阗才再次真正投入了祖国的怀抱。然而绿洲上的于阗古国却留下令人痴迷的神秘疑云，让我们不断去寻找那迷雾背后的王国传奇。



第一章

众族登陆：昆仑山下圣洁绿洲中的 不朽传奇

三危山下，风流倜傥的周穆王见到了离散百余年的赤乌族属，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美艳王母，见到了雾霭中的仙境瑶台……大漠中的美景见证了一段风流传奇，也见证了四方儿女的血脉融合。

一、周穆王的西域远亲

西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出了个史上最牛的盗墓贼，这个盗墓贼的名字比较诡异，叫不准（读音为否彪）。别看名字叫不准，长相一般，可是盗墓的手艺堪称一绝，所盗之墓一盗一个准。历史上的盗墓行家多分为团伙和单干，也有朝廷私募的盗墓军队，曹魏时还有专门的叫做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的专职盗墓官。古代盗墓团伙有具体分工，摸金负责定穴（风水术最好），御岭负责挖墓，搬山负责探险（身手最好）。不准并非官方盗墓贼，只是河南的一个农民，至多算是个民间盗墓者。但就是这个农闲做兼职的单干户，却有一身的盗墓本事，有一双专看墓穴的人地眼，擅长盗墓的技法（望、闻、问、切），而且有自己发明的趁手的盗墓工具。

也就是在这一年，不准发现了战国时期的一座巨大王陵——魏襄王的陵墓。古代帝王的陵墓为了防止盗墓者的骚扰，往往运用风水之学，设计精巧，机关重重。魏襄王的墓穴也不例外，最外层棺椁用石料制成，坚硬无比而且弥合之处都用铁水浇注，就像一个坚硬的巨大蛋壳，密不透风、坚不可摧。不准花费了很长时间勘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墓穴。他轻而易举地在棺木不远的墓道上方打出了一个方形的缺口，墓口挖的精准而隐蔽，恰恰容得下一人进出，又不易被发觉。这是典型的民间盗墓手法。

与大多数盗墓贼一样，不准的目的就是这墓中陪葬的金银珠宝，所以一入墓道，就直奔主题，四处找寻宝物。可是墓穴中空气稀薄，很快他携带的火石全部用尽，只剩下在手中逐渐冷却的打火石。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想要折回，忽一转身撞倒了一堆摆放整齐的竹简，竹简散落一地，不准随手拿起一些竹片，用打火石点燃，竹片居然可以燃烧。借着竹片微弱的光，不准像一个吝啬的土财主细细搜寻跌落地面的粮食一般，找到了魏襄王随葬的宝物。珍宝一夜间就被这“业余”盗墓贼洗劫一空，不准也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快被盗墓穴惊动了朝廷，不过不是因为那些失踪的金银珠宝，而是散落一地的竹简。要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针对过去六国的分裂势力，发布了《焚书令》，规定史官须将《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为此全国各地还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这场运动过后世间史书所剩无几。

当朝皇帝晋武帝听说在魏襄王的墓穴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惊喜万分，这些竹简是魏襄王命当时的学者“校缀次第，寻考指归”，整理而成的。竹简上蝌蚪一样的古文，很快被尽数识别，翻译成当时通行文字，用隶书抄录成册，于是一批墓穴中发掘的奇书得以重见天日。